

清清河水浓浓情

□赖云青

河在楼边，楼映河中

练祁河流过黄桥前，先伸出她的右胳膊——名叫陈家河的支流，轻轻地搂住了个美丽的“清水颐园”小区。小区随河而建，小别墅、多层、高层楼，错落有致地散落在S形的河畔——有着家家尽靠水、户户见垂杨的风味：河在楼边，楼映河中。且有两座平桥与一个观鱼亭的点缀着，也正是这水决定了园中建筑的格局，让小区有个水蛇腰的身段。两千多户住家——尚有德、日、美等外籍居民，日日可见这水清岸绿景致，满心欢畅！可惜这好景不长，先是河水变黑，而后发臭，漂流污物多多。特别是到了夏天，怨声叹息声牢骚骂娘声

与知了齐鸣了。这也难怪，“清水颐园”的名字有意思，一下子就让人想到这园内有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或碧波荡漾的湖或池塘，也会让一些人联想起绍兴的清水亭的故事。这么富有内涵的小区名儿，恐怕不多哩！要是这“水”出了问题，那还能“颐”吗？

一百天清淤，河清了

此河虽小，却有百年沉痾。近百年来，这儿曾经为赫赫有名的嘉丰纺织厂的棉花原料仓库与货运码头。大小船只往来日夜不绝，临河小作坊、饭铺、旅馆林立，亦是垃圾、污水、污物的大“仓库”。要望此河清，难也！

终于待到改革开放时日，盼河

清有日了！

这不，十九大闭幕后的100天，也就是狗年的春节前几日，身穿橡皮衣靴子裤的五人治河小组，来了。他们是“河道整治办”部门经过大数据大调研后，来执行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上“加快水污染防治、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而来的。翘首以待的居民们雀跃了；老人们生怕治河工程走过场，便时时盯着治河的每道工序：

师傅们先是分段排干河水，让那些污染物在光天化日下裸露无遗——有工业垃圾、生活垃圾、竟然还有一只沉没的舢板船哩！真是金木水塑土、红黄蓝白黑，五污、五色，水陆杂陈！再用高压水枪清洗河底，将污泥臭淖涤荡一番后抽

至三里外的深坑处理，接着运来一辆小型挖土机清除垃圾，而后引流灌入清水。据说，如今的水质已从劣五类提升到三类。经过整整100天的清理，在今年的“五·一”节前夕，河，终于清了！

水清·岸绿·人欢

河深了，污淖清除了，水也幸福地碧了。

当年远走他乡（不，远游他河）的流浪鱼儿们，也青春结伴好还乡啦！

水鸟们也时来觅食，可是还到不了“人至不去”的亲密程度！要是你若有礼貌地与它们保持点安全距离，水鸟们似乎通些人性，会理智地让拍几张倩影的。

此前，一些人的习惯也随之变坏了，向河里吐痰，丢果壳，甚至有狗家长们随手往河里扔狗屎包！他们心里有个意念：反正是条垃圾沟啦！而如今呢，谁还舍得再玷污这“两百天的成果”呀！可见，河水清与浊，可以影响人的品性的；人与环境是互动的：污染的是河中水，问题却在岸上的人！

每当我瞧着窗外，那只重获新生的小舢板，已成了河道保洁成员，总在河边柳荫里晃荡着呐。

古人说，长安水边多丽人，如今的陈家河边多老幼、多欢声。五一小长假间，竟有对新人在河边拍婚纱照哩！

真是一河绿水尽人欢！

消失的乡音

□印嘉华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步伐，粉墙黛瓦、小桥流水的农家村宅已然远去。晨鸡啼鸣、牛羊暮归的场景已成了陈年的记忆。同时还消失了许多伴随着我们一起长大的“乡音”。

最近几年消失的是早春时呢喃不息的燕子的啾鸣。过去每到开春时节，家家门前的屋脊上，晾衣的竹竿上、电线上排列着一群群鸣叫不停的燕子，他们白肚青背身筒修长，红红的嘴一刻也不停地嚷嚷着，“不借盐，不借油，只借一棵树（柱）”。“商借”了一段时间后，不管你答应与否，它们就自作主张在你家的屋梁上，房檐下衔泥筑巢，繁育后代。到了仲夏时节就集群南飞，明年再来，从不失信，可是现在不知是建筑结构的原因没有了做窝的地方，还是农耕作物的变化，缺少了食物的因素，它们玩起集体消失。

差不多与燕子一起消失的还有布谷鸟。布谷鸟，俗称种花鸟，每当春夏之交，静谧的旷野之上从远处传来“家家种花，家家种花”的鸣叫，催促着农人整地备种。如果机缘巧合，它正好在你的头顶高空飞过，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个头不小于鸽子，羽毛灰黄，速度比不上鸽子。

对于它的叫声有人说它叫的“布谷、布谷”，有人说是“快快收割”，也有人说是在骂它的嫂子“嫂嫂怪鸟”。据说布谷鸟的前世是一位村姑，与自家嫂子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受嫂子的暗算吃了有毒的食品死了，羽化成布谷鸟，就可着劲骂开了。也许城市化了，不需要再种花收割了，所以它也懒得来了吧！

上面两种“乡音”是有实物的，上了一点年纪的人都看见过的，特别是燕子，见过的人多了去了，可是还有两种“乡音”从未有实物现世（至少笔者没有见到过。）它们是什么动物，长什么样？至今还是个谜，但是它们发出的声音是确实存在的。

第一种是“田黄牛”叫。在笔

者的青少年时期，在秋冬和冬春交替时节的清晨或傍晚，在空旷的田野远处有时会听到一声穿透力很强，持续悠长的声音，初听好像“咩……”又像“哞……”，还有点像“呃……”，又像“呕……”，这种声音好似发自地下。有一次我试图寻找声源，可是顺着声音来自的方向走过去，走了很长一段路，当再听到这种声音时感觉还是那么的遥远。问年长的长辈是什么声音，他们说“田黄牛”，“田黄牛是怎样的？”“没见过。”于是只能存疑至今。据村上的老人说，田黄牛叫得时间长预示着来年要发大水，田黄牛叫与发大水是否有因果关系就不得而知了。不过这种声音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绝迹了。对于这种未曾见过的动物，我猜想一定是有比较大个头的。

还有一种是“咯隆鸟”叫。小时候每当炎夏季节晚上乘风凉时，在我家对过河边的竹林里，总能听到一只鸟叫，声音宏亮，一个音节两个字“咯隆，咯隆”，可以连续叫上几个小时，白天是听不到这个声音的。有时被这个声音扰得烦了，丢一块小砖头过去，它一受惊，停顿几秒钟后，“咯隆”之声依旧。问老人是什么鸟，答曰“咯隆鸟”，长什么样，“不知道。”连村上喜欢用鸟铳打鸟的人也不知道它长什么样。比起“田黄牛”来它可是近在咫尺，却未识其面，遗憾的是它的叫声与田黄牛同时消失的。

“咯隆鸟”只闻其声，不见真容的特性，被村上的一位乡邻十分形象且巧妙运用到了毛脚媳妇上门的喜剧场面上。一天村上的一位小伙子的毛脚媳妇上门相亲，因为刘海很长遮住了大半脸看不清真容。事后有人问她新媳妇长啥样，答曰“像咯隆鸟看不清”。绝了，这评价既不褒也不贬，真是高人也！不知有没有动物学家能还原这种鸟的真容和真名，我期待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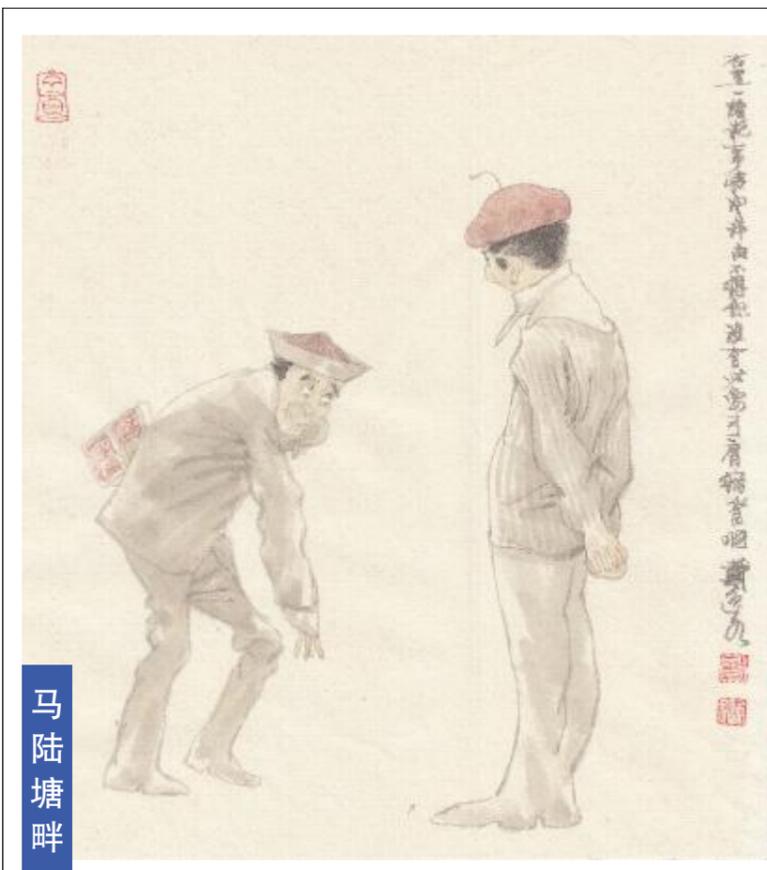
“厉害”新考

□朱明歧

厉害，厉字本义为磨刀石，但同“害”结成词语组成“厉害”一词，则“厉”乃厉鬼也，害乃祸害也。《左传昭公七年》：“今梦黄熊入于寝门，其何厉鬼也”。民间传说，厉鬼乃周厉王死后所变。

周厉王是暴君，严厉禁止百姓议论，他从卫国找了一个巫师来监视那些议论的人，巫师告谁在议论他就杀谁，从此百姓不敢议论朝政，路上相见，互递眼色示意。因此“厉害”一词本意即为周厉王祸害

马陆塘畔



石黑一雄说：“事情也许由不得你，没有必要弓肩缩背啊。”牛博士说：“说得好，由不得自己的事，人世间实在太多太多了，为什么要弓肩缩背呢？人，就该挺起腰背，挺直站稳地活着。”

站直站稳 戴逸如文并图

辑录本地历史上的灾害性天气

□陈兴龙

今年5月15日（农历四月初一）气温就达到35℃，至17日连续高温。“天气变暖，全球变暖，地球要爆炸了？”有人大呼小叫，杞人忧天。

5月中旬连续出现高温，在本地实属罕见。但气象资料显示，今年5月的最高气温刚好与历史同期最高纪录持平，故无须惊怪。倒是对于可能会出现灾害性天气要当心了。

每年5—6月份，由于冷暖气团交汇，会形成江南特有的

百姓，实施暴政之意。诗经曰：“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句中“厉”字直接表示祸害，其大意：是谁造成了如此祸害至今仍梗在咽喉？至于厉害释义为剧烈，猛烈，成为广泛运用的口头称赞词是清代才出现（参见《清史演义》第二回），五四新文化以后茅盾，老舍，巴金喜欢使用，特别是文革间的浩然在《艳阳天》中常使用。因此正式场合或书面用词宜慎用“厉害”作表扬之词。

“梅雨”天气，亦即入汛期。进入梅雨期的平均日期大约在每年的6月15日左右，之后7、8、9三个月为主汛期，北方冷空气还会时进时退，有时与热气团互不相让，上下翻滚，转换成诸如龙卷风、冰雹、雷雨大风等局部灾害性天气。

《嘉定县志》记载：自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至清宣统三年（1911），遭受风、雹、水灾共180次，平均3.83年1遇。又记有1933年8月24日的暴风雨致嘉定城内屋瓦横飞，东门城墙倒塌；1961年6月7日8时半，朱家桥、娄塘遭龙卷风，致太平桥生产队消失、李家楼有两棵300年树龄的银杏被拔起；1987年7月28日16时40分，龙卷风袭击封浜等地，毁坏居民楼房707间，受伤32人，死亡1人。

……

而旧时的乡土志对于灾害性天气大多作了形象的描绘，见《石冈广福合志》：清乾隆五十五年庚戌五月初四（即1790年狗年6月24日）天降冰雹的状况。有

诗句：“炎炎酷热日方中，汗下如雨流盈桶。忽闻声自东北来，轰轰烈烈皆雷霆。浓云聚合天垂墨，徒然雨雹降奇炎。大如车轮小拳石，破屋折栋穿墙壁。击水听闻澎湃声，掷地跃起二三尺，恍如海若争怒潮，浪涛雪浪翻青霄。又如风伯吹万窍，飞沙走石恣狂飙。自未至申（约下午2时至4时），遍地崎岖堆白玉，雪海冰山未足多，炎天顿变严寒局。更有奇闻练水东，冰轮飞落碧池中，出水丈余还廿尺，造化变幻何无穷。遥看绿野渐渐衰，万马蹂躏无粒获。行人额手血涔岑，牛背折伤还革裂。”

该志又绘，清嘉庆四年（1799）夏，龙卷风之情形：“龙见于费家村，旋移而东。狂飙聚齐，忽摄舟天际，堕成两截。水车腾空飞舞，掷地而壤者不可胜计。”

其乡土志对于灾害性天气的描述，犹如镜头重放，摄人心魄。

我作此辑不论古人文笔如何，亦不劝杞国忧人。但历史现象却值得注意。权作汛期预警。